



花崗岩島的真情俺公

我的家鄉，是海上美麗的島嶼(sir)，國軍軍管時代的戰地，反共大陸的跳板，更加是阮家族一代一代大大細細，生澁生存的好所在，伊名做——金門。

阮的鄉里位佇「大山」跤，鄉里有山園、有海坪，猶閣有通金門山特讚的水質。俺公講：「咱的祖先誠(tsiàng)khiàng，相著這跡好所在，對宋朝尾就來開基矣(--ah)。」

從(tsing)細漢我恰小弟攏是俺(án)公恰俺媽晟養大漢的。俺公定定(tiānn-tiānn)講：「阮是青盲(mī)牛，擰筆比擰鋤頭較重。」無想著，這枝鋤頭柄一擰就幾若十年，年年攏恰田園剝袂離，天tshím光就出門，「對清明穀雨寒死虎母，就開始挖(thà)園，種作、鋤草、沃肥」。大粒汗細粒汗潮潮滴，楞飢閣失頓。佳哉，一目瞞(nih)仔，「到六月十九三項新——塗豆、番薯(tsír)、芋，澁甲大拇四公界，『六月火燒埔』，露穗、包穀是滿山墘(kínn)」，規年迴天，無暝無日、勤儉拍拚，就是欲憶(it)起著通趁寡所費，予阮規家大大細細食穿無煩惱。

作穡(sit)人長年看「天」食飯的本事，予俺公變成氣象專家，會記得有一年，歇熱彼站(hit tsām)，規四界燒嘮嘮(pòng)，輕輕仔動一下就規身軀汗，若像甲籠床咧炊(tsher)粿(kér)，俺公那(ná)搥肩頭，那講：「天氣漚鬱(àu-ut)矣(--ah)，規身軀痠疼幾若日矣，我看天公是欲閣嘎(tshé)一場大雨。」我那擰頭看天頂，那講：「俺公，你是講著抑(àh)毋著，大日頭熱甲若火咧著咧，哪有可能會落雨？」俺公應我講：「我老罔老，嘛會嘸塗豆，我的跤頭跌(u)就是氣象站。」我猶是無啥相信，軟(suh)我的枝仔冰較(khah)贏。

閣無一tiáp仔久，風一陣一陣吹來，天邊的烏雲直直(tit)斜(tshià)來，田嬰愈飛愈低(lú kē)，俺公講：「田嬰若結堆、戴笠穿棕蓑」，一下爍爍(sih-nà)了後，俺公喝講：「龍仔，門口埕的塗豆，緊去杯杯(put-put)咧。」俺公的跤頭跌，誠是有夠厲害，我三步做兩步行，欲用我的跤頭跌，來救俺公的塗豆。

彼下昏，規四界格格是颯颯(iānn-iānn)飛的大水蟻，俺公叫我掙(phâng)面桶水園(khng)佇(tī)電燈下底，無偌久，一隻一隻的大水蟻直跋(puáh)落面桶內矣！俺公那看那笑講：「天無雨，人無步」。「這幫(tsit-pang)雨若落會透(thàu)，下冬晚(míng)的露穗就會飽仁矣！」伊講古早作穡(sit)人是看天食飯，天公伯仔若是毋落雨，規家口仔就楞腹肚。

俺公毋但(m̄-nā)關心阮的身體健康爾爾，伊定定對阮講：「牛愛貫鼻、人愛教示」，「菜無剝袂成穢、困仔無教袂成人」，「花食露水、人食喙水」，「好喙花，較會得人疼」。又講：「智慧無底、錢銀德(oh)買」，「做牛著(tòh)拖、做人著磨」，「會讀的就盡量讀」，攏是咧教阮著愛趁少年用功讀書捌(pat)情理。

六歲彼(hit)年，熱天過後，俺公焠(tshuā)我去剃頭，倒tuài厝俺媽焠(sáh)一粒紅卵，叫我提(théh)囡(khng)桌頂遨(gô)。俺公講：「話是風，字是蹤，雞卵遨會直，寫字才會上逝(tsiün tsuā)，予你去學堂讀書捌字才有前途。」我毋知俺公咧講啥物(mih)，拄仔(tú-á)歡喜有規粒的雞卵通食。

人講：「爸母疼細囡，公媽疼大孫」，從細仔漢，俺公就第一疼我，便若(piān-nā)有好料的物件，攏會先予我。會記得，細漢的時陣，有一年年兜(tau)，定定看著囡仔伴，踏著跂踏車，佇鄉里內的大街小巷躉(sérh)來躉去，若親像天頂的鳥仔，遐爾仔自由，遐爾仔(hiah-nī-á)歡喜，心內實在誠欣羨。俺公臆(ioh)出我的心意，送我一頂新kiak-kiak的跂踏車。一時陣，我歡喜甲若親像粟鳥仔，噉噉越(tiô)，從(tsông)出從入，無一時定著(tiòh)，四界(kuè)共(kāng)人並(phīng)。俺公講：「大人煩惱無錢，囡仔歡喜過年」，「學若會曉矣，通騎去店頭，共俺公買薰枝」。

袂顧得俺公年歲大，就直(tit)直姑情(koo-tsiāng)伊緊教我學騎車，俺媽佇邊仔出聲講：「囡仔人，講一个影，生一个囡」，「未曾學行欲學飛」。俺公疼阮是惜命命，一手牽我，一手牽車，祖厝口，來學車。俺公佇後壁那(ná)扞(huānn)那出聲：「車手扞予伊在，目睭看頭前，雙跂做(tsuè)你踏。」看我騎落khók-khók hián，強欲(berh)跂(puáh)倒，就趕緊共我扶起來，若是一下無細膩，跂跂倒，就緊問我：「會疼袂，俺公撫撫(hu)咧。」日欲暗矣，風愈來愈透，規身軀冷甲必必掣(phih-phih-tshuah)，俺公毋甘，勸我先歇睏，隔日再閣學。這時陣，天邊的雲十花五色，一陣一陣的海雁對海墘(kînn)飛倒來，又閣大又閣圓的日頭紅記記，將阮公孫的身影拖落誠長誠長。彼一暝，我心內一直感覺燒烙(sio-lō)燒烙，若親像欲落山的彼粒日頭。規暝，倒佇眠床，翻過來趴過去，四界靜(tsing)悄悄(tsiauh)，獨仔賸(tshun)天邊彼粒星，爍(sih)一下爍一下。

隔日，袂待(thāi)得天光，就偷偷仔對巷仔口，牽車出來試看覓，無想著，一下踏去，「車身khók-khók-hián，心肝怦怦(phōng-phōng) tsháinn」，俺公定定講我是：「醜(iam)空龜，無一个粟鳥仔膽」，想著煞愛笑。頭殼掌掌咧，認份坐佇戶櫳(tīng)那等俺公，閣那紡車輪網(in)網躉。經過成(tsiāng)禮拜的練習，我已經會曉騎矣，門口埕一輓(lìn)一輓直直躉，攏毋知通siān。

彼當陣，俺公俺媽若是欲差(tshe)我買物件，跂踏車踏一下，一霎(tiáp)仔久，物件就到厝矣。功課若是寫好矣，我嘛時常招厝邊隔壁的囡仔伴，做齊騎車四界躉，親像東埔頂掠大lē、溪沙溪祛(khioh)螺仔、海口墘挖(iah)沙細、祖厝口覷相揣、逐跡攏嘛有阮的跂跡恰(kah)颯滾的笑聲。食飽暗頓，大大細細相招躉水庫行跂花，微微的風，陣陣仔吹來，細仔聲的水湧沓(táuh)沓仔溢來，天頂只有一个月娘，水面煞有真濟月影，這款的感覺好甲講袂得出來。

食過冬節圓，我綴(tèr)俺公來祖厝燒香點火，一塊一塊的進士匾，掛甲懸懸懸(kuāinn)，證明咱祖先實在真有才調。我擇香綴拜，請祖公保庇我平安勢大勢讀書。祖厝口對面彼片壁有寫著「反攻大陸」四字大字。俺公講：「大陸失守了後，青年軍來咱鄉里，無通倚(khiā)，只好倚佇祖厝恰人的大廳，祖厝口變做個的教練埕」。「哎呀！想著彼流擺真艱濟，無通食、無通穿，干焦(kan-nā)賸(tshun)彼坵(khu)番薯園」，「八二三共匪砲彈若雨直落來，不時嘛就覷防空洞」，「若是走袂離矣，tsáinn通僥倖，就失落去矣！」，「幾若(kuí-nā)年，大陸嘛會通矣，蔥菜、米糧、肉，對海提(théh)就有，實在真利眼」。「恁遮下勻的(ē-ûn ê)，上蓋好命」，我講阮的好命，攏總是靠俺公這樣大樹致蔭的啦！俺公聽甲笑文文(bún)！

幾若年，俺公年歲一年一年濟，山園嘛一坵(khu)一坵放。啊毋過，為著欲顧三頓，幾坵仔蚵坪毋甘放，霜寒雪凍，猶著落海，一擔一擔擔倒來厝裡。阮媽孫仔三个，一救(mi)一救沓沓仔挖(ui)，步頻(pōo pîng)無勢面，定定剖甲十支指頭仔，血流血滴，「江湖一點訣」，經過俺媽的點破，這陣我煞愈剖愈順勢，真緊五磅罐仔就滇(tinn)矣。

鄉里若有好歹事，阮規家攏嘛走去鬥，俺公起童，一手擡劍，一手擡旗，倚(uá)王爺出來排解，俺媽擡煎匙扞(huānn)大鼎共人鬥煮食，我佻小弟鑼鼓聲一陣一陣響，悲傷抑是歡喜，阮攏感受會著。

俺公時常共阮講：「福地福人居」，金門無一个鼻屎大，靠著番薯共(kā)咱飼大，「好額就想著慘的時」，「好天著愛早存兩來糧」，攏是咧教阮平常時毋管是用的、食穿的物件，攏著愛惜留，毋通傷討債。「會曉惜留才有福」。

俺公俺媽少年飼困、食老猶就閣育孫，面皮一年一年皺(liâu)，頭毛一日一日白，親像冬天的天頂，普通的景色，有一層偉大的收成，這份恩情，我佻小弟會一直園佇心肝頭。

俺公過往已經成年矣，有時陣心頭亂昏昏，心肝結規丸，我嘛會家己一个騎車四界覘，雙手掩(ng)喙(tshui)口，大聲共嚷兩聲仔，滿腹的心酸就全綴目屎流出去矣。倒來厝的路，經過祖厝口，日頭又閣欲落山，車佻人的身影予日頭斜(tshiâ)甲脹脹長，一時陣，感覺俺公若親像閣佇車後出手共我扞(huānn)。

創 作 理 念

金門是一个一億外年的花崗岩島，硬(tāinn)篤篤(tau)的花崗石磨出阮一代一代的困孫堅韌的生命，避過海賊，經過戰亂，行過艱瘠俗困苦的生活。

「俺公」是阮對家己的阿公親密的稱呼，叫一聲俺公，嘛等於是咧呼叫晟養阮成長大漢的這塊堅強的花崗岩島。走過烽火歲月的花崗岩島子民，過著「靠山食山、靠海食海」看天食飯的日子，樂天知命，知足常樂，恬恬佇天涯海角渡過一年閣一年，伊有誠濟真情俗故事，這陣，咱作陣來感受伊的人情味。

陳為信

金門縣開瑄國小教師

